夜光杯

年年腌老鹅, 年年漕 片前的老 家人反对。一是这东西又 咸又齁,吃了不健康;二是 现在购物太便当,想吃什 么网购啊, 何必劳神费力 像个老农民。

没错,我就像个老农 民,喜欢年年腌老鹅。每到 冬天,单等西北风起,去菜 场买回一只大大的肥鹅, 开膛剖肚抹盐按摩后,往 旧瓷盆里一丢, 再压上两 块重重的鹅卵石,成了。

十来天后,选一个晴 冷的好天气,起出干瘪了 的鹅儿, 往脖子上拴根细 绳儿,挂在背阴的阳台上 等它风干。这活儿没啥技 术性,年年都腌,成了我每 年必行的冬季仪式。

我的老鹅情结,来自 插队安徽的经历。当时的 城市知青,被一股风地抛 向穷乡僻壤, 生活过得艰 难。按老乡的话就是:上海 佬,可怜啊。还因为 凡是知青就被统称为"小王""小张" 的,所以,我的形象

是这样的:小李,可

可怜的小李经常孤单 一个人留在生产队里, 白天跟着老乡插秧种地, 挑水担粪,晚上还要自己 烧锅做饭。最倒霉是到了 滴水成冰的冬天,冷锅冷 灶又没了柴火, 日子简直 没法讨下去。往往这时,就 会有老乡来喊了:小李,来 我家吃饭哦。这一声喊,绝 对要比现在任何一个请饭

的邀约令我兴奋。 收工了, 兴冲冲跟着 对中年夫妇回家。踏进 门,女主人忙着淘米烧锅, 男主人呢, 也不放下手中 的镰刀, 眼睛直直地盯着 房梁端详-一横梁上,倒 挂着自家腌制的咸肉、咸 鱼和老鹅,干瘪瘪黑黢黢 的,看上去还有点脏兮兮。 端详半天,他踮起脚尖,用 镰刀割下一块老鹅, 丢给

婆。

每 到 冬季,凡皖 南农家,家

家房梁上都吊着腌货,这 是讨年的标配。那些咸肉 老鹅的丰润程度,直接彰 显了主人家的经济能力和 生活水准, 吊挂的象征意 义肯定超过它们本尊的价

灶上,米饭一开锅,女主 人把一小碟老鹅放到饭中 央,靠热气蒸着。一直到米饭 出锅,那碟子还得用碗扣着, 在大灶旁边继续温热。

接下来, 女主人就在 那个大锅里点上两滴菜籽 油,倒一大篮子青菜入锅 翻炒。打了霜的青菜好烧, 添一把柴火,再撒几颗粗 盐就烂熟了

饭桌旁, 老老小小-家子围坐着,看着一碗碗

热乎乎的白米饭。 浑身上下瞬间就 暖融融了。接着, 炒青菜端上来了, 女主人用筷子在 一个广口瓶里掘

一团白花花的猪油,筷 子头飞快地插入青菜里, 再一搅一拌的, 那青菜顿 时像上了油彩,绿油油地 泛光泽。

全家人稀里呼噜地扒 饭吃菜,女主人却要眼观 六路,掌握吃饭节奏,到全 家吃到大半饱时,她才转 身去灶台端来了小碟子。

当那个倒扣着的饭碗 被掀开时,这顿饭的华彩 乐章终于到了。干瘪的鹅 肉被蒸熏得吹足了气似地 鼓胀开来,一股浓香咸鲜的 独特香味喷薄而出。女主 人夹起最肥美的一块往我 碗里一丢:"小李,快吃。

在那一碟老鹅面前, "可怜的小李"一下子变成 了"尊贵的小李",饭桌上 的老老小小都停下筷子, 眼巴巴地看着我吮嗦着鹅



油 画 朱 蕊

芐

的

花

瓶

国家大事什么的。顶顶忙 碌的还是女主人, 她一边 将那碟本来就很少的老鹅 - 再地夹到我碗里, 一边 用筷子"啪啪啪"拍打着自 家小孩伸向碟子的筷子 头:"吃,吃,你们不吃要死 啊。让小李尝尝,上海佬, 可怜啊!'

肉。这时的

男主人也

会莫名地

热络起来,

跟我谈谈

老鹅的味道怎么样, 不重要的。重要的是, 粗糙 的木桌,碗里的白米饭,绿 油油的青菜,还有那一小 碟泛着粉色的鹅肉, 竟如 经典的静物油画般永久地 定格。还有更重要的是,如 铿锵乐声似的,一双筷子不 停拍打着一群筷子头的"啪

后来,我们大多数"小

干""小李"们都丰衣足食 了,我也时不时有机会在 挺不错的餐馆里大快朵 颐。只是,那"啪啪啪"的 拍打声总会响起,不敢忘 记。

去年和今年的冬天 日子挺难讨的。年年难讨 年年过,我的老鹅呢,年 年腌。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这样被腌制成的。



牛气冲天(篆刻) 溢

横看成岭侧成峰

邵明德

看过往的照片,会看 出当时没在意的东西。取 景摄影时的关注点同回看 照片时的关注点常常是迥 然不同的。

2006年8月,我们三 口之家赴鲁探亲旅游。13 日. 我大姨一家陪我们一 家去游览了渤海南岸的东 营港。我表弟梁勇领着双 方的孩子欣然登上了一艘 靠泊于码头的大型货轮。 当他们走到前甲板"廿" 字形栏杆旁,面对岸边 未登船的我们时, 我迅 即用照相机定格

了他们的欢颜。多 年后,我在整理那 次山东之旅的一 摞照片时端详了 当时所拍的这张 照片。照片上从右至左依

次是梁重,我儿子威威,其 女儿丹丹和其外甥磊磊。 威威不知站在了哪个铁墩 子上,膝盖都抬升到"廿 字形栏杆中最长的那根横 杠了, 其位置与码头地面 的高度少说也有12米,真 令人不寒而栗。庆幸的是, 细心的表弟当时及时伸出 左手挡在了我儿子的腹部前 面,就像一个贴身保镖一样呵 护着他。看到当年表弟这个 被我们忽略的温馨举动时, 对他的为人有了新的认识。

2018年8月7日,我 家在日本大阪市自大 森站出发体验了一回日本 地铁。抵达蒲田站后,我在 站台用手机拍摄了一张后

续地铁列车 驶离此站的 照片。待回沪 后回看此照, 我这才发觉

当时把站台上的一名蓝衣 黑裤工作人员也拍了下 来。我颇感好奇的是,照片 上的他戴白口罩和白手 套,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可 是,我们那天在地铁往返 涂中并未看到其他岗位 上 的地铁员丁戴口罩,好像 也未见一个乘客戴口罩。 况目,彼时全球尚未暴发 新冠肺炎疫情, 故这名员 工戴口罩看来不外乎两种 原因:一是口罩和手套是 日本地铁站台巡视员的标 配, 二是其卫生习惯好且 防护意识强。

> 2019年7月 22日,正在湘西旅 游的我们一家和 邻居一家参访了 张家界的袁家寨

当我们一家与邻居之 子在寨子里一起观看土苗 族图片展览时, 邻居在一 旁用手机对准我们抢拍了 -张照片。返沪后,邻居把 这张照片发到了我夫人的 手机上。我粗看之时觉得 照片上每个人神态自然。 但细观之后才察觉到本人 的"稍息"站姿不太儒雅, 明显有悖于古人崇尚的 "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 卧如弓"之礼仪姿态中的 第一条。旁观者所拍的此 帧照片犹如一面镜子无意 中照出了我的瑕疵, 不免 今我汗颜。它时刻提醒我 在尔后的日常生活中注 意以军人的"立正"姿势 去排队、参观或等待交诵

新疆的大地真是辽阔。车行南疆大 地,不免有了浩荡的印象。在这样的浩荡 里,又总是有一些劈头相遇的细节,即便 时间过去很久, 也反而在记忆里越加清 晰地浮现出来。

譬如核桃。

在新疆,时时能遇到核桃。吃的点心里 有核桃,作为主食的馕里有核桃,街边小摊 上卖着核桃, 公路两边也有成片核桃林,

我带了一本书在旅途上阅读, 斯坦 因的西域游历记,《从克什米尔到喀什噶 尔》。路经之地,时常能在百年前的文字 里找到对应的碎片。同行的年轻诗人麦 麦提敏·阿卜力孜,对于和田一带十分熟 悉,他的家乡在和田。行进中的道路上,

左手边是昆仑山, 隐约可 见轮廓; 右手边是塔克拉 玛干沙漠;穿越茫茫戈壁 的路上, 麦麦提敏一路向 我介绍大地上的事物。十四 日的上午, 车轮奔驰中, 麦

麦提敏说,小时候听老人讲,沿着这条路, 一直走,一直走,翻山越岭,就可以到达有 水的地方。

'荒秃的达希特和沙丘之间定为,-直受到达希特和沙丘的覆盖和包围的威 胁,这一形势与新疆的绝大多数绿洲一 "书中这一行文字下方,被笔画了一 道横线。麦麦提敏告诉我,"达希特"就是 戈壁的意思。这一段道路, 当年的玄奘也

穿越沉闷的达希特, 我们抵达了皮 山县,这是一个巨大的绿洲。在那之后, 麦麦提敏消失了一个中午。

他回家去了。

他的家在皮山县的某个村庄里。

他家所在的绿洲, 很多年前还是一 块孤立的地方,不与其他绿洲相连。绿洲 的三面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另一面是戈 壁,更远的地方,就是荒凉的大山。

我们继续在皮山的行程, 这是 短暂的寻访,我们去了几个地方,看了一

个养羊的企业。这一种养羊的方式让当 地很多人参与进来,并且在经济上获得 了回报。羊儿们奔前跑后,养殖区有无数 的大羊和小羊

下午两三点,当大家上车的时候,我 惊讶地发现,麦麦提敏也已经重新出现。 他背了一个大编织袋。在车上,他变魔术 -样从编织袋里往外掏东西, 那是一袋 -袋的大核桃, 他把这些袋子分别递到 大家的手中。

麦麦提敏说,这是他老家的特产,送 给大家。

这个两年多没有回过家,没有见过 父母的年轻人, 回去与父母度过了一个 难忘的午餐时光。我问他,父母给你做了 什么好吃的。

核桃记

周华诚

他有点腼腆地笑了, 说,做了最好吃的馕。他又 说,很多亲戚都聚到一起, 大家见了一面。

新疆的大地真辽阔

啊。这个村庄到和田地区有近两百公里。 这个村庄到乌鲁木齐则是一千六百公里。 麦麦提敏在乌鲁木齐上班,平常工作太忙 了,那个叫皮山的家乡又实在太远,同家 一趟,真不容易。这种空间上的距离,只有 在新疆才能直切感受。

在 2008 年, 麦麦提敏作为五千多名 新疆内地高中班的一员, 到北京通州区 潞河中学上学。四年后,他考上了江苏大 -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所 知道的麦麦提敏.阿卜力孜,已经是一名 写了许多作品的诗人了。

那天,我所认识的麦麦提敏·阿卜力 孜,拎了一大袋核桃上车。 很久以后,我在杭州的一间书房里,

从盘子里拿起两颗核桃剥开来吃,就想 起了麦麦提敏。

我从网上找来麦麦 提敏的诗作, 一句句慢 慢地读,就像剥开一颗 -颗核桃的壳。



惊

赵贝

2020年8月20日, 我偕夫人赴申城远郊某公 园赏荷。当我看到园内-组标示孔雀乐园、海棠大 道、桂花大道之方向的中 英双语指示牌时,好奇心 遂驱使我用手机将其收入 了镜头。远足归来后我放 大浏览了相关照片, 竟发 现第四块指示牌上赫然写 着"西大门出口 Western export",不禁诧为奇事。其 实,翻译界人士早就撰文 提醒公众,汉语里表示贸 易概念的"进口、出口"同 表示方向概念的"进口、出 口"在写法上完全相同,而 在英语中用于贸易的是 import (进口),export (出 口)这组反义词,用来表示 方向的则是另一组反义词 entrance (进口),exit (出 口)。显然,该指示牌不慎 混淆了英语中的贸易术语 '出口"和方向术语"出 口"。须知,将"西大门出 口"译成 Western exit 才能 让老外找到真正的出口。

前几年的冬天,我们去了泰国旅行,看见了一道自 然奇观-一彩虹。

那天下午,风和日丽,暖风习习,我坐在沙滩上堆 沙子,不时抬起头望望这灿烂的风景。太阳暖暖地洒在 我身上,椰子树随着微风轻轻地拂动,好像在为着美好 一天伴奏,浪花缓缓地拍打着沙滩,将精致的小海螺 送上海岸,激起一朵朵小小的浪花。

倏忽间,掀起了一阵狂风,在我耳边呼 呼地奋力吹着,岸边的椰子树,像拨浪鼓-般摇摆得沙沙作响。那猛烈的风犹如一个 没礼貌的孩子, 将无辜的椰子树冲撞得东 倒西歪。那沙子被吹得漫天飞舞,遍布在每 一个角落。那巨浪翻滚,用它可怕的鞭子使 劲地抽着海岸,喷出浪花,它仿佛一个威风 凛凛的将领,带着自己的千军万马,张牙舞 爪地向我们奔腾而来。不知从哪里飘来几

朵乌云,将整个苍天用一条深灰色的毯子盖住了,什么 也看不见了。那风,浪和乌云,似乎要使地球陷入了末 日中,似乎要把地球掏空,似乎要将地球翻个底朝天。 我们快速收拾东西,喊道:"要下雨了,快跑!

然而,并没有下雨。没过一会儿,风息怒了,浪也停 歇了,天空的颜色也越来越淡,从灰色,一点儿一点儿 变成了蔚蓝色。乌云散开了。竟露出一道彩虹,细细的, 长长的,弯弯的。几处是红的,几处是黄的,几处是蓝 的,几处是紫的,它们交织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编织成 -条万彩缤纷的彩锦。我躺在软绵绵的沙滩上,欣赏 着那绚丽的彩虹,似乎是一座五彩的桥,似乎是弯弯的 月儿,似乎是……

回想起当时自己认为世界末日将要来临,不禁啊

物掩盖住。

我禁不住自我反省: 孩子无条 件地爱着我,我也要成为一个 更耐心的、更爱孩子的妈妈。如 今,他已经7岁了,健康可爱,我 应该感谢他帮助我开始了一段 更美好的人生。有些人说"80 的独生子女是不适合为人 父母的, 因为他们自己都还是 孩子, 怎能指望他们去照顾别 人。可是我诵讨自身的经历体会 到, 或许我们这代人有更开放的 思想,有更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但 人性最基本的东西是不会消失 的。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岁月里,我

中的宝贝,心里无限感慨。眨眼 你已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还 记得你蹒跚走路、牙牙学语时 可爱的模样,那时心中充满了 快乐。作为一个80后的新手妈 妈,第一次迎接着一个小生命

清晨,我静静地看着熟睡

的出生,虽做足了充分的心理 准备, 但从我母亲手中接过这 软绵绵的小家伙时, 还是略显 慌刮。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成为 -位母亲。 正想着, 宝宝睁开了明亮

的小眼睛,我欣喜地对宝宝说: "宝贝,生日快乐!"宝贝微笑地 钻入我的怀里。今天你7岁了,

已经是幼儿园的大哥哥了,也 是我们家的小小男子汉了,可

不许在哭鼻子了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 我最美好的时光, 你的每一次 成长都给了我无限的精彩。起 初,我以为我会一直秉持着爱 的教育, 我总是和他说:"妈 妈最爱你。"但惭愧的是,我 并不是总能履行对他的诺 言。看着他慢慢的长大,我开 始逐渐焦虑起来,最终我也 和其他家长一样,为了不让 他输在起跑线上,让他参加了 各种兴趣班。有一次,他看着我 问道:"妈妈,为什么你有休息日,而我却没有呢?"我总是不 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 也许有时候他也看出了我的为 难,他也会和我说,其实参加兴 趣班也是很开心的, 能和很多 小朋友在一起

在这段陪跑的过程中,我 有时会控制不了自己,搬出"别 人家的孩子"来做比较。我对他

宝贝,生日快乐

夏伟玲

发脾气,都是学习问题和一些 琐碎小事。呵斥连连的时候,他 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动也不动, 泪水在眼圈里打转, 硬着不敢 哭出来,眼里全是惶恐。暴风骤 雨之后,我不禁愧疚起来,平素 里,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妈妈,一 看到孩子犯错就控制不了脾 气,虽没有打骂,但是大声吼他 的时候还是有的。虽然每次吼 完他,我心里也很难受,也很后 悔,可当时就是没有控制住。

而在他眼里,我却是一 "100分"的妈妈,他的第一幅 画的作品名称就是《我的妈 妈》。我生病住院的那段时间, 经常吵着要和我视频通话,常 常吵着他爸爸带他来医院看 我,看我疼得龇牙咧嘴的时 候,就会过来摸了摸我的手,还 吹吹我的伤口。临走的时候,还 会和我说, 我明天放学就来看 你, 时常会学着我的语调说, "你要乖乖听话。"孩子的爱,使

感觉自己也成熟了很多。

然失笑。大自然真是变化

无穷啊! 在可怕的事物来

临之际,美好的事物可能

也会不期而至。相信美好

的事物终究能将可怕的事